

ELIETTE VON
KARAJAN

与卡拉扬 相伴的日子

〔奥〕埃列特·冯·卡拉扬 著

黄冰源 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





ELIETTE VON
KARAJAN

与卡拉扬 相伴的日子

〔奥〕埃列特·冯·卡拉扬 著

黄冰源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卡拉扬相伴的日子/(奥)埃列特·冯·卡拉扬著;
黄冰源译.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476-0110-5

I. 与… II. ①埃…②黄… III. 卡拉扬(1908~1989)—
生平事迹 IV. K835.21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6650 号

Eliette von Karajan

Mein Leben an seiner Seite

© by Ullstein Buchverlage GmbH, Berlin. Published in 2008 by Ullstein Verlag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本书由德国 Ullstein Buchverlage GmbH 授权上海远东出版社独家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

图字:09-2009-168 号

责任编辑:王 绮

装帧设计:李 廉

版式设计:李如琬

责任制作:李 昕

与卡拉扬相伴的日子

著者:[奥]埃列特·冯·卡拉扬

译者:黄冰源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200336

网址:www.ydbook.com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昆山亭林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昆山亭林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字数:112 千字

印张:5.625 插页:5

印数:1—5100

ISBN 978-7-5476-0110-5/K·114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62347733-8555

致中国读者

亲爱的读者们：

2008年正值赫伯特·冯·卡拉扬100周年诞辰纪念。谨此，我决定用笔书写下我与这位“世纪指挥家”相伴的日日月月，作为献给他的生日礼物。

我特别高兴该书能以中文版面世，献给赫伯特·冯·卡拉扬的众多中国乐迷。

可惜卡拉扬仅到过中国一次，1979年秋，他率“他的”柏林爱乐乐团在东亚巡演期间到中国演出。在北京首都体育馆的三场演出，给我丈夫和柏林爱乐乐团留下了深刻印象。演出结束后，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观众的激情与深深的感激之情。

无论是受到热情款待的大师本人，还是着迷于这片神奇

与卡拉扬相伴的日子

土地及其多彩文化的人们，都对那次短短的中国之行，久久回味。

希望各位读者在阅读本书的时候，也能体会到我与赫伯特·冯·卡拉扬相伴时最深挚的感激之心。

你们的

埃列特·冯·卡拉扬

目录

序曲/1
普罗旺斯的童年/6
迪奥婚纱之外/16
四分之三拍的心跳/25
“蝴蝶夫人”邂逅“唐乔瓦尼”/33
歌剧总监夫人/41
大都市交响曲/49
迈入新世界/60
“蓝色多瑙河”/71
出发去赴会/82
关于绘画大师、电影巨星和一位德国 “游艇迷”总理的故事/93

与卡拉扬相伴的日子

大屏幕电影/107

大师的谢幕/116

此后经年/122

我的音乐最爱/126

“神奇的卡拉扬”/132

最终的和弦/150

“道一声永别,说一声感谢”/152

附录 开拓者:卡拉扬/156

序曲

半个世纪前的圣特罗佩：风光迷人的蓝色海岸，潮起潮落的乡村码头边，零星点缀着些小餐馆，空气中弥漫着陈年木头、薰衣草、迷香和新鲜海风的独特味道。堤岸旁，迎着晨曦返航、嵌着蓝白相间花纹的渔船随着波涛轻轻摇摆着；金黄的渔网铺散开来，装饰着已历经百年风霜的石板地。太阳逐渐升起，阳光洒满屋檐，狭窄的街巷蜿蜒回转，从码头一直延伸到山坡边饱受地中海海风肆虐的梧桐树围成的集市广场。村子里人头攒动的小酒吧是当地人，以及各地艺术家、作家、音乐家 and 他们的“缪斯女神们”最爱聚集的地方。暮色乍现，欢笑声便此起彼伏地响起了，人们开始喝酒、跳舞。

圣特罗佩，我最钟爱的地方，那里见证了改变我一生的神奇时刻。那年我 18 岁，还在上中学，和母亲一起住在尼斯。

一天,母亲的女友带我坐游艇出海玩。我们沿着圣特罗佩漫长的海岸线一路前行,岸边是形态各异的山丘、树林,远处著名的圣特罗城堡若隐若现,从那儿可以眺望整个渔村和一望无际的大海。

甲板上的庆典早已拉开帷幕,身着晚礼服的宾客们优雅地聊天、谈话,一派轻松、欢乐的情景。可惜我无福消受:无论我多么希望享受这样的夜晚,可对我而言,一切却不得不提早结束了。没过几分钟,我突然觉得天旋地转,估计是受不了海上颠簸,晕船了,可这真不是时候啊,身边满是神采奕奕、兴致高昂的客人,而我却……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我绝望地躲在角落里,突然一位和蔼的绅士关切地走过来。显然他发现我这个小不点有些不对劲。他亲切地询问我怎么了,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便明白了事情原委,然后马上带着我悄悄溜下游艇。您应该已经猜到了:这位体贴的绅士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已名扬全球的著名指挥家赫伯特·冯·卡拉扬。

那是一个普罗旺斯省特有的傍晚,夕阳日渐西下,白日的燥热渐渐舒缓下来。我的同伴带我走进岸边的一家餐馆。告别摇曳的甲板,踏在坚实的土地上,我觉得慢慢好些了,才开始真正打量起身边的这位“救世主”。可以说,从他救我于困境中的第一刻起,我就被他深深迷住了。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印象中的父爱早已慢慢模糊。但赫伯特·冯·卡拉扬全身上下似乎散发着某种激情、某种近乎令我窒息的魔力。事后我才得知,他当时刚刚在拜罗伊特指挥演出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大获成功。我们轻松

地用法语交谈——那时我还不不懂德语；他没有用敬语“您”，直接称呼我“埃列特”；而我觉得自己太年轻，所以称他“先生”。

走出餐馆，我们沿着寂静的海岸继续散步，来到一家名叫“帕尔米勒”的小酒馆。进门右手边的角落里竖着一架颇有年代的钢琴，为客人跳舞伴奏——一段狐步舞、一段探戈、再来一段查尔斯顿舞。我立刻脱了鞋，随着动人的乐声舞动起来。而他呢，只是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显然他不想跳舞。

自从法国南部那次奇妙的邂逅以后，我开始关注报纸上所有关于赫伯特·冯·卡拉扬的消息。大约过了一年，我们才又一次碰面。那时我是克里斯蒂昂·迪奥的摄影模特；为了拍摄最新专辑，我几乎走遍了大半个欧洲。只有亲历过的人，才知道《时尚》、《哈珀巴莎》那些风光靓丽、看似信手拈来的封面照片背后是怎样的艰辛。

因拍摄缘故，我又回到伦敦小住。一天，一位痴迷音乐的朋友邀我一起去参加在皇家节日音乐厅举办的伦敦爱乐乐团音乐会。当晚演奏的是本杰明·布里顿、路德维希·范·贝多芬和耶安·西贝柳斯的曲目，而指挥一栏赫然写着“赫伯特·冯·卡拉扬”的名字。

我们的位置非常好——正厅前排。晚上8点，乐队全体成员起立，在全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中，大师从容不迫地走上舞台。正当他预备像往常一样身子微倾、闭上双眼、全心全意投入音乐中时，忽然迟疑了一下，随后向我的位置望了一眼，嘴角露出淡淡一笑：他认出了我。朋友是卡拉扬的超级乐迷，而我则不无自豪地用这种方式告诉他，我早就结识了这位卡

拉扬先生。

“你是说他认识你？你确定他会给我签名吗？亲爱的埃列特，求求你，就让我们试试吧！”朋友真切地恳求道。他当然实现了愿望，而我也盼望着能再次见到那位陪我度过了美妙的圣特罗佩之夜的先生。很多年以后，赫伯特告诉我，音乐会开始前，他曾嘱咐自己的好帮手安德烈·冯·马托尼：“假如有一位法国金发女孩来找我，就让她进来！”那天，我们走出皇家节日音乐厅时，两个人都心满意足：朋友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签名，而我则距离未来的丈夫又更近了一步。

那晚，我也暗下决心：一定要再见到赫伯特·冯·卡拉扬。尽管日程排得满满当当，我们俩仍然寻找各种机会见面。一次，我去了金斯利路的传奇录音棚见他。当时，我踮着脚尖，悄悄溜进门，挑了个不起眼的位子坐下，看着他全神贯注地工作。那时我并不知道他的排练规矩：不允许任何与音乐无关的人进入排练大厅。可谁能逃得过乐队成员的目光呢？乐手们互相暗示，有的抬起乐器、有的动动眉毛；他们的表情显然在说：看呐，那不是杂志和伦敦街头大幅海报上的模特吗？乐队继续排练，卡拉扬显然觉察到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依旧背对着我。他意识到我进来了吗？

一天晚上，赫伯特·冯·卡拉扬邀请我一起去拜访瓦尔特·莱格和女友、也是他未来的夫人、歌唱家伊丽莎白·施瓦茨科普夫。走进客厅后，他悠闲、放松地靠在壁炉边。炉内的火苗跳跃着，赫伯特优雅地为我点着烟，那姿势令人不由想到法国著名影星让·加班。赫伯特用迷人的蓝眼睛深情地望着

我,那一刻,我明白了:这就是我梦中的丈夫。

与赫伯特·冯·卡拉扬相伴的31个年头里,有巅峰,也有低谷,我们共同经历的岁月此前从未向外界公开过。我从不接受采访,也不回答任何私人问题,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我是唯一可以观摩世界顶尖交响乐团排练、甚至是他特别要求在场的人。我要维护丈夫最为看重的私人空间,我要保护自己的家人、孩子;而且我也担心能否真实地再现往日的情景。

为了纪念丈夫100周年诞辰,我决定用自己的语言怀念这位独一无二的男人,他不仅改变了我的人生,更改变了全世界千千万万音乐之友的生活。我从不记日记,在赫伯特身边的日子太过忙碌,也太过充实。但我今天想借本书告诉读者一些我记忆中最深刻的生活片段,一些生命的转折点,以及与我们交往的朋友们的故事。想挖掘绯闻的读者可能要失望了,不过有一点可以保证,你们至少会得到一些尘封已久的秘密。

本书谨献给我一生最挚爱的丈夫。虽然不是王子与公主的童话爱情故事,但它确实记载了一段不同寻常的爱情。

这是我献给他100周年诞辰的礼物。

普罗旺斯的童年

各位读者，请闭上双眼，想象您正置身于一大片无边无际、深紫色的薰衣草地，微风轻拂，暖暖的阳光照在皮肤上，一种莫名的幸福感油然而生——这就是法国南部，我的故乡。

感谢上帝的眷顾，令我能降临在这块地球上最美丽的土地上。在普罗旺斯省距离风景如画的凡松拉罗曼勒城 13 公里远的地方有一座紧偎乌韦兹河的美丽小城莫朗，我的双亲阿尔贝蒂娜和让-路易·穆雷有一个农庄，我就出生在那里。19 世纪前，莫朗一直是商人交易各地特产的贸易中心，如今，每年 7 月这里都要举行一场盛大的街头庆典，供画家和艺术经纪人展示作品。某年的 8 月 13 日，随着一声清脆的哭啼声，我见到了世界的第一缕阳光。

新生儿的降临给这个家庭带来极大的喜悦；当时我的哥

哥姐姐都已成年：姐姐艾梅 19 岁，哥哥让 17 岁。父母给我取名“埃列特”，几天后，莫朗市的出生登记簿上就多了埃列特·穆雷的名字。

我母亲对我疼爱却不娇宠——他们的个性非常耿直。作为一家之主，父亲掌管着农庄里里外外的大小事务，负担全家人的衣食住行；母亲原籍布列塔尼，在尼斯的一所学校当老师，是一位严厉却公正的女性。

我父母亲相识于蒙彼利埃大学；大学毕业后，他们认定对方就是自己一生相伴的人，于是，阿尔贝蒂娜便随我父亲让-路易来到他普罗旺斯的家乡。

位于尼斯市圣兰伯特大街的房子是我们兄弟姐妹三人的小天堂，一起生活的还有保姆朱丽叶。她是附近农民家的女儿，心地善良。我母亲因为工作无法抽身，朱丽叶就承担起照顾我的全部职责。还有那位令人钦佩的能干管家费代里科，即便在物质极其匮乏的二战年代，他依然将整个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比如市场上肥皂断货，他马上能用油脂和香精材料“制造”一块肥皂。

我父母非常注重培养下一代的礼仪教养，每个孩子都要广泛阅读，懂得如何应付各式场合。家里音乐无处不在，姐姐艾梅学习钢琴，最爱弹奏维也纳华尔兹，哥哥的小提琴也时常飘扬着优美的曲声。但我没有学习乐器——大自然对我的吸引力太大了。在自然的空气中，我才能感到自己全部的存在：我会任凭想象肆意奔涌，甚至连着几个小时观察嗡嗡飞舞的甲虫和自然界的各种生灵，为自然界奇妙多姿的色彩与气息

而惊叹不已。估计当时谁也想不到我这只不起眼的小雏鸟未来竟然会成为 20 世纪最著名的指挥家的妻子。

父母亲因为老来得女——我出生时母亲已 42 岁、父亲 44 岁，所以对小女我非常疼爱；一家人在尼斯和莫朗过着无忧无虑的平凡生活。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几个星期里，父亲突然去世了。那时我还很小，大约三四岁的样子。如今我已很难记起父亲的容貌；有时我也不敢肯定那些留存在记忆中的父亲影像，究竟是真实的，还是一个丧父的女儿虚构出的美好愿望。

即使当时我还不懂事，可我仍能感到家中原本衣食无忧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农庄的重任一下子落到母亲肩头，千头万绪，让她压根顾不上身边年幼的孩子。

朱丽叶仍然坚定地守在我们身边，陪伴着我成长，特别是当我进入青春叛逆期后，她总是担当着我和母亲间的润滑剂。作为家中唯一的男性，哥哥让是理所当然的家长；虽然很疼爱我这个年幼的妹妹，他却从不纵容我的任性。一旦哪次他觉得我出格了、或是见我大发脾气，他会厉声喝止，并拿出祖父母的例子：“埃列特，不能用这种语气和母亲说话。爷爷奶奶和儿辈们说话时，都依然相互称呼‘您’，他们永远也不会说出这种话的。所以，请尊重你的长辈！”每次他总以一句“好好反省一下吧”结束训话。虽然明知他说的没错，可我那时太叛逆、太冲动，从不肯认错。

如今回想起母亲，我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位痴迷于辞典的优雅女性模样。她钟爱各式各样的辞典或工具书，时常

会茶不思饭不想地沉迷在另一个世界中。为破解这些厚重的书本中究竟隐藏着哪些迷人的奥秘,我偷偷翻开一本12卷的大百科全书,书中一幅幅生物解剖图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可不能让母亲知道。为了保护自己不被驱逐出这个激动人心的世界——哪怕它只存在于纸面,我琢磨出一个办法:用剪纸刀小心翼翼地剪下图片,整本书从外表丝毫看不出任何缺损。上学后,我还靠这个小技艺在桌底下偷偷藏匿小纸片,巧妙应付过不少考试。

虽然我母亲绞尽脑汁,沉着应对四面八方的挑战,但终于有一天,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再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关注小女儿的成长;而保姆在小孩子全方位教育问题前也显得手足无措,我的哥哥姐姐更是早已离家独立。于是,母亲决定送我去阿尔比的寄宿学校。据说那里的女孩子会接受一流的教育,并学会生活所需的所有技能。位于南法腹地的圣-塞西尔中学——在我感觉中离家有几百光年远——是由一群受人尊敬的修女开办并管理的教会学校。

母亲之所以选择阿尔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的一个堂姐也在那儿读书。在她想来,有家人的陪伴,我也不至于太失落。可事情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位堂姐年长我两岁,却排斥任何新鲜事物——家、学校,两点一线构成她整个儿的天地。我们俩真可谓一个世界的两端:她是名副其实的“书虫”,整天架着眼镜陷在科学、文化史之类的大部头巨著里,却乐在其中,她是学校的优等生,成年后也是事业一帆风顺。而我这个金黄头发的野孩子最喜欢光着脚丫、披着头发在草地或田

野里嬉笑玩耍，毫不在意突然冒出的蜇人的小昆虫；神奇多彩的植物和动物世界对我仿佛有无尽的吸引力，而我最讨厌的莫过于那个整夜想妈妈的小宝贝。

令我苦恼的不仅是这陌生的环境。学校奉行刚性管理——如果还称不上军事化的话，每个学生——包括我——都只得一板一眼遵照执行。相信有过教会学校经历的人都忘不了那些无情的教规：

一年四季无论春夏秋冬，月亮还没下山，学校就吹响了起床的号令，做完短祷告，6点半准时开始第一顿早餐，然后上课。10点半，课间休息，第二顿早餐，之后继续学习。午餐时，不允许交头接耳，更不允许所谓的嬉笑玩闹；餐厅里死一般的寂静，偶尔会传来一两声餐具的碰撞声，没有人敢讲话。短暂的休息后是“静默”——下午6点的晚餐前，大家必须做完所有家庭作业。随后有大约半小时的自由阅读时间，但不一会儿，熄灯令响起。“关灯”——随着最后一声令下，一天结束了。死寂的黑夜中，我感到灵魂的孤独。

幸亏从小嬉闹玩耍练就了小智慧，让我在禁锢的“牢狱学校”中暂时找寻到一个安全的港湾：我想出个好主意，利用“发烧”躲过一成不变的机械生活。生病的孩子理所当然不用上学——不然传染给了其他同学，可会给整个家庭带来大灾难啊！果然效果明显：好几天，我不用一大早就出操，而且还有人细心照顾。

想到、做到。不过偶尔也会出些小岔子，叫人虚惊一场。虽然大多情况下，我都能严格掌控体温计，让嬷嬷们紧张一